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蕭

統

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

註

紀行下

西征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

水也

潘安仁

善曰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

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也岳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

歲次玄枵

許

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善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
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
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
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
虛危之次也然玄枵疑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
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
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
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
仲夏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
德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
之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
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鏡曰旅潘子憑軾
亦次也乙未則岳行之辰餘同善注

西征自京徂秦

善曰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酈山之阿左傳

楚子王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爾雅曰徂往也濟曰軾車上橫木京東京也秦長安也

廼喟然

五臣本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

忽恍

虛往善化一氣而甄三才善曰論語夫

吾與點也寥廓忽恍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

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

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周易曰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良曰言久遠也喟歎聲翰曰甄成也寥廓忽

恍謂天地未開焉一氣其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後化此一氣分成三才也

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善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言人

之生獨貴在位向同善注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

鬼神莫之

善本作能

要聖智弗能豫

善曰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

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事不可

究知也

當休明之盛世今託菲薄之陋質

善曰左氏傳王

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 濟曰休明盛代謂晉也菲

薄陋質岳

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

善曰臧榮

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

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

也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疑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

銑曰納招也鉉台謂三公也時賈充為太尉辟岳為府掾故讚衆官之功於帝之室庶衆績功

也嗟鄙夫之常累

五臣本有兮

固既得而患失無柳

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點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

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翰曰岳稱鄙夫謙也懷

常人之心是以有累且復見用又患失之 向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

不三黜季惠字也岳遷延尉平為公事免官故云無此直道而有此一點也武皇忽其

升遐八音遏於四海

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謚曰武

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組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遏

絕密靜也 良曰武皇晉武帝也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

天子寢於諒

闇兮百官聽於冢宰

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

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
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揔已以聽於駿尚書
曰百官揔已以聽於駿

其猶殆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向曰謂楊

駿以人臣位而負荷帝王之重任雖伊尹周公
尚猶危殆況駿不任事者乎夫伊尹相太甲致

桐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窺七貴於漢庭**
之謗此二人尚爾於駿可知也

請五臣本一作疇**一姓之或在**善曰庾亮表曰向使西

悉全決不盡敗聲類曰請亦疇字也爾雅曰疇
誰也翰曰漢庭七貴呂霍上官丁趙傳王並

后族也皆權重受誅無一姓在**無危明以安位**
者今駿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

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

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為逼主以示
已專也于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

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銑曰危高也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安重位但
以勢逼於上示其專權也濟曰駿既專已是

自陷於亂逆之地以受**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
戮非天降禍及之也

而舒卷苟蔽微以繆五臣本作繆**章**五臣本作彰**患過辟**

匹之未遠善曰言孔蘧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

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
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
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

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
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良曰易曰君

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
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揔已以聽於駿尚書
曰百官揔已以聽於駿

子知微知彰岳為駿主簿故自歎不學孔丘行
藏蘧伯玉舒卷乃蔽於深微謬於彰明咎過患
難及於我躬固不遠也辟猶及也 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

反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何曰既罹患難方悟山中潛遁之士卓然長

往之道 陋吾人之拘孿 全飄萍浮而蓬轉 善曰
為美也 闕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

陋拘孿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
巾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栗駭蓬

轉因遇際會 銑曰吾人岳自謂岳自陋薄其
身拘孿於名位竟如浮 察位偶罪其隆替名節

萍轉蓬無所上託也 甚玄鷲之巢

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 善曰說文曰
備壞敗之貌

洛罪切灌亦壞貌七罪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
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累十二博棊加九

雞子其上公命作之孫息以其子致下加九雞
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

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
稷亡滅君欲何望公即壞臺左氏傳吳公子札

曰夫子在此猶鷲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
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翰曰察官備壞灌毀隳廢也謂誅駿 夕獲歸於
之時岳免主簿 濟曰殼亦郊也

都外宵未中而難作 善曰王隱晉書曰潘岳為
楊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

取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 良曰楚王瑋
夜誅駿夷三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 匪擇

木以棲集 善曰魏都賦
作鮮 林焚而鳥存 善曰魏都賦

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爾雅曰斲寡也 向
曰自喻為駿主簿猶鳥不擇木而棲其林見焚

向

則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獲全萬無一也

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

於乾坤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上下權然交欣

天地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夫人者

謂我皇德合天地

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

恩善曰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

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曰今鷹隼始

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

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

主之渥恩

厚也言不誅我也

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

私門善曰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

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

免官歸家復布衣表大義示責而已君恩之深

也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善曰末班

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

俄者須臾之間

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俄

而命我從

牧五臣本

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

末班也

關善曰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

曰恨西夏之不綱戰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

孟嘗君道中

向曰西夏長安也使我牧養

疲敝之人於此我亦扶攜與尊卑俱入于闕

丘

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

聖達之幽情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

沛宮乃起舞怆懷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

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

外揚

翰曰丘孔丘也孔子去魯之衛歎曰歸

歎季漢高祖過沛置酒泣下信惟故鄉可

戀所以能傷聖賢之情也夜猶傷也**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

京善曰爾雅曰矧况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鏡曰况**

我匹夫安於舊土之人適於表安**猶犬馬之戀**者能不惻傷矧况也鎬京長安也

主竊託慕於闕庭善曰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主人曰闕

庭神麗良曰**眷輦洛而掩涕思纏紼於墳塋**闕庭天子之庭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三十里楚辭曰長大息以掩涕張升與任彥堅書

曰纏絲恩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音營翰曰鞏洛二縣名岳家墳塋在此

爾五臣本作余**乃越平樂過街郵**九**秣馬臯門稅駕**

西周濟曰平樂觀名街郵亭名臯門周故門名西周河南縣秣粟稅息也善曰平樂觀

名鄴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氏

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

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稅反

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許忽**化流岐**函**祚隆昌**

發舊邦維新向曰歎周德其來遠矣帝嚳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

始也后稷之子不窟居於豳豳人慕德至古公亶甫自豳遷于岐岐人亦慕德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昌文王名發武王名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言后稷以來

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維新也善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侖高

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棄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

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倍與譽同

守柔以執競

良曰武王克殷於牧野而歸洛邑猶守柔道以保競疆執猶保也

善曰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周也北征賦曰駢遲遲今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惟烈鄭夜申旦而不玄曰競強也能道者唯有武王爾

寐憂天保之未定

銑曰武王望商邑于周自夜不寐言未定天保何假寐乎

保位也善曰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我未定

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

天保何假寐也是

慶濟曰武王既克殷安如泰山猶以為危戒懼百餘年享其福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

善曰言武王居

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秦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施

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

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向曰亡王桀也驕

淫無道湯伐敗之而竄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上縱火於下其然

可立待也而猶自比於日云
日豈可亡乎日亡吾乃亡矣
人度量之乖舛何

相越之遼迥善曰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
故曰乖舛也喻巴蜀檄曰人之度

量相越豈不遠哉乖舛不齊也爾雅曰迥遠也
今協韻為呼瞑切 翰曰武王戒懼而獲安夏

桀驕淫而取亡度量不同相去遼遠考土中于五臣本作於斯邑成建

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鄩遂鑕龜而啓繇音冑善曰

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
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

都主人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
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年七百杜預左氏傳

注曰繇卜兆辭也 銑曰土中定地之中斯邑
河南縣也言我至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

始蓋成王定鼎於郊鄩即此王城 平失道而來
也鑽龜啓卜謂周公卜代於此也

遷緊二國而是祐善曰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

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註曰緊
語助也 良同善注言平王遭犬戎難而東遷

依于晉鄭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善曰言周

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
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

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亡
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貌

望圉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

尤闕西之效戾善過也爾雅曰戾罪也 濟曰姚

姬嬖于周莊王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
燕師伐周立子頹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

聞之見虢叔曰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蓋
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

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有咎也

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善曰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

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逆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温殺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良曰重晉

文公重耳王子帶周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公討之而襄王定位弘順殺逆以霸其代靈

壅五臣本**川以止闕晉演義以獻說**善曰國語曰靈王二

十二年穀洛二水闕賈達曰闕者兩會似於闕小雅曰演廣遠也濟曰將毀王宮王欲擁之

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人者不隳山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僻而禍夫三川之神故云演義

獻說也**咨景悼以迄丐**古**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

之構五臣本**逆歷兩王而干位**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

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

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

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丐

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

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奚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

銑曰子朝再作亂丐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甚子朝庶子故云庶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

云歷兩王**踰十葉以逮赧**女**邦分崩而為二竟**

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

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哀王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

弟殺哀王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

子威列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
為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
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
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
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
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
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
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濟曰葉代也

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善作在

茲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鄴元曰在河南

城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

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 翰曰孝水水名天赤

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号子無

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憐善本慟乎余慈

善曰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

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

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大所也書曰若保赤子書

曰瘞埋也 猗例切戰國策以吳為吾 濟曰岳

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岳子生六

十日而死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季子適齊子

死葬羸博之間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

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

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雖勉勵眇山川以懷古

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

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洄回穴亢而

好還卒宗滅而身屠善曰東都賦曰慨長思而

懷古楚辭曰攬騏驎而下節杜預左氏傳註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

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
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
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來其蘇韓
詩曰謀猷回次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
好還 良曰言卒無辜而坑是激勵秦人使歸
德於高祖泗水邪僻也好還猶不定言羽邪僻
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
宗族皆滅身見屠戮也 翰曰想蘭相如之風也

而不進

善曰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賦曰遠
思長想

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

杖命世之英蘭耻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

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

善曰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

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
預曰燼火餘之木也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
之才爾雅曰盜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
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
向曰秦疆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燼勢
既不敵又相會於澠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
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乃鼓瑟秦
御史記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為之鼓
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
缶瓦器可擊以為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
之內請以頸血前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
叱之皆靡秦王不憚為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
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
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
秦秦亦不敢動既罷歸趙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
王以相如大功拜為上卿 氣之咆 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 善曰

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貌也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濟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恐懼何甚庸人尚羞之況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讐也此為屈節也無骨言柔弱之甚也

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

忿恚

消

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

善曰智勇相如

也忿恚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未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太

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恚含怒之日久良曰淵偉深大也忿恚躁怒也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

五臣本作於

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谿

本作

不尤青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

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善曰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

肩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迴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璽書勞異曰垂翅迴谿奮翼澠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青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鷗高翬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李陵報蘇武書

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谷賓戲曰廓帝登嶠坂

之威夷仰崇嶺之差我善曰韓詩曰周道威夷賦曰嵯峨嶻嶭濟曰嶠山名皐託善本墳於

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崔

而善本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綜薛三帥以濟河

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石孟明西乞白乙使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縗經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蹇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殺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向曰綜

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

其有以善曰言若值庸主矜而懷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

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懷諫違卜杜預曰

懷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

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日孤之罪也又曰孟明視伐晉

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

曰子其悉雪恥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

繫也濟河晉軍歸也墨縗若今起復也值庸主之矜懷皮始肆叔

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

其有以善曰言若值庸主矜而懷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

文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為
難非也 翰曰復很肆捨也任好穆公名言蹇
叔之哭師若值庸主自矜很戾豈能捨蹇叔朝
市之刑哉殆必殺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
但引過於已而三帥九三敗秦師公不黜責後
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為霸主固非虛名有此
所以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
鄰五臣作憐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
于晉輿德不建五臣作逮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
善曰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有如
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
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官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
虢虢公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
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

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
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
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
杜預曰忽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
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良曰曲峭
地名屬於虢也虢真相託為與國虞乃背虢尋
而取亡虞也晉獻公還師而滅虞曾不得至臘
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輿也傷憐其貪
賂取亡矣仲雍之後忽然絕 我祖安陽言陟陝
祀由道德不逮人不援也

郭行乎漫瀆之口憇乎曹陽之墟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縣

灑善長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北流出谷謂之
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
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
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
也 濟曰陝地名郭郭也 美哉邈乎茲土之舊
漫瀆澗水名曹陽亭名

也固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

雎鷖虞應乎鵲巢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鷖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愍五臣本 漢氏之

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

遷迹五臣本 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

請旋於僮五臣作僮 汎敷 既獲許而中惕追皇

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善曰魏志曰董卓字

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催郭汜檀

朝政催質天子於營催將楊奉叛催催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催

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剝亂天

下毛詩曰民卒流亡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

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弃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

豫且之患 向曰鏑箭也玉輅天子車也

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

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

傷桴楫五臣本 之褊小撮倉 舟中而五臣本 掬

指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李催等大戰弘農百官
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綃挽而下餘人
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
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櫟其指舟中
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
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
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子
虛賦曰洞胷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
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中軍下
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翰曰桴舟也楫棹也
言百官勤王事盡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攘袖
褰裳投岸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棹
編小攀附者衆恐其沉沒皆斬其手舟中之指
可掬而撮 **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
音鐵也洞通也

枝末大而本

五臣本作折

披

都偶國而禍結

善曰左氏

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
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
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
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
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仇
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
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酈善長水經註曰春秋晉
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
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
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
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
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脰大於股不折必披
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
亂之本也 良曰曲沃地名此若樹木大其本
必折封邑大 **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
其國必危

莊武之無恥徒

五臣本作徒

利開而義閉

并滅反善曰左氏

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楚辭註曰委弃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良曰札委弃曹吳若此高厲相去何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跡諸侯其懸絕

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

善曰廣雅曰躡履也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穀

函之固鹽鐵論曰秦左殺函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孫卿子曰勇怯之勢也 翰曰函谷關也實天與之

高險衿帶之地覽六國諸侯勇怯之跡筭秦嬴攻守之利害

或開關以延敵

競遁逃以奔竄

善曰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

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也向曰諸侯數為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奔竄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也 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

山外

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友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

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良曰蘇秦既約諸侯為從秦閉關而拒諸侯不敢窺於山 連雞互而不栖小

國合而成大

善曰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

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濟曰言諸侯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俱止

相合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事也豈地勢之安

危信人事之否泰善曰言峻函之險未嘗暫改

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

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良曰若此則否泰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

漢六葉五臣本而拓洛畿縣弘農而遠關善曰

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

註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二年徙函谷關於新安

以故關為弘農縣也翰厭紫極之閑敞甘微

曰開拓王畿善本官善曰曹植上表

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親貌而獻餐疇匹

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善本官善曰曹植上表

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塏以閑敞蒼頡篇

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

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

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姬出遇客

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

可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姬自縛其

夫諸少年皆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

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

為羽林郎疇猶訓也向曰武帝召姬夫為昔

羽林郎故云謬官既其微行是厭紫極也

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月之或變

峻徒御以誅賞善曰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

行猶時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

司馬彪莊子注曰駢馬口中長銜也毛詩曰徒

御不驚銑曰明王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

之間而有危變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也檠勒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將之密網輕帝重

于五臣天下奚斯漸之可長善曰說死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

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弃萬乘之位而從於臣

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

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可長弔戾園

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採隱伏於難明委讒

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

來之悲臺徒望五臣有思其何補善曰漢書曰戾太子據與

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

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

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閭鄉為戾園又

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

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

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

賦曰雖覆醢其何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

罪而死園陵在湖邑故弔之皆責武帝之詞岳

言既加顯戮絕其肌膚為此亦何補也儲貳大

也將之密網輕帝重

善曰說死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

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

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弃萬乘之位而從於臣

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

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

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可長

善曰漢書曰戾太子據與

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

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

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

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閭鄉為戾園又

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

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

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

賦曰雖覆醢其何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

罪而死園陵在湖邑故弔之皆責武帝之詞岳

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銑發闕文鄉而警策愬臣注同桃園則桃林也

作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

善曰漢書湖有閔鄉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遡古字同獻帝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

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顛高掌

遠蹶以流河曲濟注同言向坂行故警策也

華岳北面有巨靈神掌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

跡故云陰崖眺視也

於祖龍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

璧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

所沉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向曰至此地而記憶其事不語怪

以徵異我五臣本作吾聞之於孔公善同良注良

力亂神岳自止其詞愠韓馬之大愆徒對阻關谷以稱亂善曰

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

惡大愆孔安國曰愆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

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

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

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

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
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 銑注同
言彼雖眾曹公奉君君 命廟堂之筭已勝之 砮 揚桴以振塵 繡 瓦

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 善曰

曰砮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
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抱而鼓說文曰抱鼓

推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
振塵鄭玄禮注曰振動也繡破聲也春秋運斗

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
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

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
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

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
京觀 向曰砮鼓聲也揚桴而鼓塵振天地繡

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 倦狹路之迫
云奔狄其眾盡殺故為京觀也

隘 善本作為 以低仰 善曰倦極也司馬

中之隘陝廣雅曰踣傾側也 翰曰 蹈秦郊而

言狹路崎嶇登頓故使車軌高低

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

紛敷桑麻條暢 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

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

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

賦曰標紛敷以扶踈廣雅曰暢長也 齊曰蹈

履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豁然
高明壯大 邪界褻斜右濱汧 隴 善曰西都賦
彌望千里 隴首之險長楊賦曰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襄斜
梁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襄谷南口曰
襄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西京賦曰隔閼華
戎岐梁汧雍漢書汧山在扶風汧縣西蓋鐵論

曰秦右隴阨漢書幸雍白麟歌曰寶雞前鳴甘
朝隴首良曰汧水名隴山名

泉後涌而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

九峻宗截薛太一龍洛從子孔切善曰漢書曰

倉坂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

祠城則若雄雉其聲殷殷野雞夜鳴以一

祠之名曰陳寶薛綜曰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

在馮翊雲陽縣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

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

於前則終南太一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

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嶺乎嶠冢

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監曰

截薛即今謂峩峩也郭璞曰龍從高峻貌也吐

良曰陳倉有寶雞祠故云前鳴

清風之颺聊戾納歸雲之鬱鬱善曰孔叢子孔

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曰虎嘯

而風寥戾思玄賦曰憑歸雲而遐逝楚辭曰望

谿谷兮滄鬱向曰言此山能

吐風納雲也颺風聲鬱鬱雲貌

湯井温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善曰玄素

產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

水而蒙深湯井温湯也雍州圖曰温湯在新豐

縣界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圖曰温泉在藍田縣

界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

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

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宮

銑同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善曰史記

善注

之好興事欲罷無令東伐廼使水工鄭國間說

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

注洛既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稅畝一鍾命

曰鄭國渠又曰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

文選卷一

三

三

三

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
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
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西都賦曰通溝大漕
控引淮湖與海通波也 翰曰漕水運也 林茂

有鄠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 善曰西都賦曰商
洛綠其隈鄠杜濱

其足竹林果園芳草甘木漢書扶風有鄠縣西
都賦曰藍田美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齊同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臯隩區此西賓

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

然乎 善曰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
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勁松彰於歲

寒貞臣見於國危 五臣本作危國入鄭都而抵紙掌義

栢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

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 善曰論語子曰歲
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史記曰鄭栢公
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酈山下并

殺栢公鄭人共立其子爲武公戰國策曰蘇秦
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也左

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
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

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
子又改爲兮 向曰塗炭如布炭火於地而不

避也鄭都今鄭
縣也抵撫也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

舉僞烽以沮與衆淫嬖衰以縱慝得軍敗戲水

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滅爲亡國 善曰

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
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爲后褒姒不好笑幽

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
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爲后褒姒不好笑幽

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隱邪也國語曰詭詐沮驚也

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

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銑曰始皇葬驪山厚以珠玉工匠皆閉於中不圖其功勞而以此報其勤也

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歟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

乾坤以有親可

父君子以厚德載物

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焉

良曰天地之心惟親有德使其長久君子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高祖法此用心固能長久也

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

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

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
大度 向曰非獨有此而已復有他美者也乃

實憤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

土且猶弗遺而况於隣里乎而况於卿士乎善本

無而况於卿士乎六字于斯時也乃摹莫寫舊豐製造新

邑故社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

雞犬以善本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善曰論語曰

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

苑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三

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

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記

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

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

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

社 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

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 翰曰追舊謂造

新豐也篤厚誠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率土且如

此而况卿士乎言皆 籍含怒於鴻門沛跼五臣

躡而來王范謀害而不善本許陰授劍以約莊

搦力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

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卮酒咀慈彘肩以

激揚善曰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

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

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

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

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劔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
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劔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
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怒深矣毛詩曰謂天
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
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搆挺也周易曰履
虎尾不咥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漢
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曰壯士賜之
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
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劔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
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
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也翰曰搆挺萬大也
其危若首冬之葉待霜而墮猶履虎尾而不被
噬者是張子房要項伯之方也忽蛇變而龍據
雄霸上而高驤

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

善曰史記褚先生曰丈夫龍變

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

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
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銑曰言沛公忽
蛇變為龍而舒申其體脫至霸上軍而心高舉
也

嬰胷

古組於軹止塗投素車而肉袒

善曰蘇林曰軹

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左氏傳曰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濟曰

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傍軹亭名胷繫也**踈飲餞於東**

都

五臣本**畏極位之盛滿**善曰漢書曰踈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

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

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爾毛萇曰

祖而舍轍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
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良同

善注**金墉鬱其萬雉峻峭**以繩直善曰西京賦曰橫西

洫而絕金墉又曰建金城之萬雉峭謂棧峭峻貌也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

且也銑曰金墉長安城也峭峭高峻貌**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

清閼音域善曰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

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向同善

注**都中雜選**五臣本作沓**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

五臣本作闕**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

疲鈍以臨朝勗自疆而不息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

故曰新館莅職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

君子以自強不息翰曰岳既入長安城見七女衆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其職也勵疲

鈍岳自謙也欲以慕君子自疆不息耳即就也**於是孟秋爰謝**五臣作孟春受

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

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廩五臣本作廩**管庫最**藏外**芮**沛

於城隅者百不處一五臣本作一處善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

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言今之寺署最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

不能處一也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

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廩市中空

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最聚貌也說文曰芮小貌處一或

為一處非也 濟曰蕭條空曠貌散逸無人也
蕞芮陋小貌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廢有陋小
者或在城之偏隅若舊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
有百處今纔存一處

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五臣作無其

處而有其名善曰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
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

孫女號脩成君 夷漫滌蕩平滅貌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 向曰爾

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馭蘇素

而款駘徒盪羈五臣本作杌計詣而轢歷承光

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善曰漢書武帝故事上起

道相屬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
未央為總稱紫宮其中別名漢書曰建章宮其

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沼太液池漸臺高二
十餘丈名曰太液又曰柏梁災越俗有火災復

起宮必以大用勝厭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武故
事曰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薛綜西京賦註

曰馭娑駘盪杌詣承光皆臺名 濟曰縈繞款
至也 良同善註言盡已毀壞故徘徊惆悵也

驚滅雉雒善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

離離而余思之芒芒善曰驚雉似山雞而小冠

性悍戾愨害飛走如風之焱也微子麥秀之歌
曰黍苗油油 翰曰言臺殿陂池荒敗故驚雉

狐兔得居也 向曰皆謂耕田生黍苗離
離然岳因自歎見此而心思亦芒芒也 洪鐘

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五臣本作不縣二字

乘風縣鐘華獨樂 濟曰洪鐘大
鐘也頓落也乘風懸鐘格皆毀也 禁省鞠為茂

草金狄遷於霸川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日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

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踧踧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

良曰鞠草茂貌秦鑄銅人卅二以象長狄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

重不可致便留懷夫蕭曹魏丙之相善曰漢書曰蕭何沛人漢王即皇帝位拜何為相國又曰曹參沛人也代蕭何為相國又曰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

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相又曰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相銑曰懷想

也夫者辛李衛霍之將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西

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入界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凡七出擊匈奴

奴同善註

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善曰漢書孫寶

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

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

教敷而彛倫敘五臣本作序兵舉而皇威

暢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彛倫攸敘濟曰敷布彛常也此以疊於前文言

蕭曹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臨危

而智五臣本作致勇奮投命而高節亮善曰史記繆賢曰臣舍人

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

文選卷一

傳註曰投奔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良
日臨危謂張騫使絕域也投命謂蘇武使匈奴
也
暨乎稔故**侯之忠孝淳深**善曰小雅曰暨及

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
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
羅從外入曰彈奏厠心動立入坐内戶下何羅
衷白刃從東廊上日碑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
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為稔侯 銑曰金日
碑以篤敬悟主每往甘泉宮見母形像未曾不

泣
陸賈之優遊宴喜善曰漢書曰陸賈楚人也
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

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
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
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
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

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答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
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翰同善註

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

善曰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

太史令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九百三十
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謔
摘要救危及世頌九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
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

略 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
淵楊雄字子雲皆工為文
趙張三

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

善曰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丞郡人

守京兆大尹發姦捕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
河東人也守京兆尹袍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
王遵字子貢丞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

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
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
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
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京

鯨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也

推士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

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時之推賢

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

才子 善曰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

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維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文稱於郡

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綏而拖 善本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 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綏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預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

遺是也 向曰綏玉皆朝臣之所服出入禁門者非一人 或被髮左衽奮迅

泥滓 善曰謂日磳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 意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

泥滓說文曰滓殿也 翰曰又疊上文謂日磳自夷狄被髮左衽而貴於

此若奮迅起於泥滓也 或從容傳附會望表

知裏 善曰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 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

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 齊曰謂 陸賈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知裏 或著動績而

嬰時戮 善同良注 良曰 或有大才而無貴仕 皆謂廣漢之屬

善同翰注 翰曰 皆揚清風於上列 善作 垂令 謂賈誼之類也

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善曰

日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問令望左氏傳穆

羸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向曰上列上代也

鏗鏘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

都鄙善曰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

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

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又曰石顯字君

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

政事事無小大因顯白决漢書谷永曰許班之

貴熏灼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

震都鄙翰曰王音王鳳弘恭石顯之徒邪佞

用勢熏灼震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

耀於天下五臣本難不其然乎善曰論語曰

徒隸齒名才無才字難不其然乎齊景公死之

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

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

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

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

不其然乎濟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不得

善曰

胡廣

也

弟

君

親

光

佞

之

餘

公

之

夫

十

餘

公

之

難

不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禱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

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

酒池鑿於商辛追覆車而

不寤善曰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氏國語注曰鑿祭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

翰曰商辛紂也為酒池以曲亡國漢武帝復為之履覆車之跡而不改寤

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善曰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

修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社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游蕩無度向曰白虎殿名曲陽侯王根僭淫造第以象之是無法度

也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又視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

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

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

武雄略

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如武帝有雄才

大略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

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樂成侯登上書

言藥大天子見大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

良曰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

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遥

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曝善作鱗骼於漫沙墮明月以雙陸擢仙

掌以承露于雲漢而上至善曰薛綜曰海若海神楚辭曰令海若舞

馮夷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島海中洲也莊子曰吞舟之魚碣而失水異物志云鯨魚長者數千里或死於沙上得之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為明月珠漢書孝武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

薛綜曰干犯也 翰曰靈若海神也海島高深翔集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曝於沙上故云雙陸 銑曰又作仙人捧承露盤挹雲表之露

致叩蒟矩其奚難

惟余欲而是恣縱五臣本作從逸遊於角觝邱絡甲

乙以珠翠忍生民五臣本作人之減半勒東岳以虛

美善曰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蒟醬

戲文穎曰秦名此樂為角觝兩兩相當角力

藝射御故名角觝也班固漢書贊曰孝武造甲

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音義曰甲乙帳名也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

吏上壽盛稱虛美良同善注超長懷以遐

念若循環之無賜善曰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

本 銑曰賜盡也言思念較角面朝之煥炳次

後庭之猗靡善曰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田面朝後市子

虛賦曰飛翮垂鬚扶輿倚靡較音較 向曰言見較量面朝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

之事亦倚靡可述也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

明智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聞獸

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上問何故當能婕妤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身

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

衛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善曰漢

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曰鬢髮如雲之忍切荀悅漢紀曰趙女善舞號曰飛燕上悅之事由體輕而封皇后也左氏傳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鑑人 齊咸善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鬢黑光可以鑑人

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善曰以奇見幸故曰

禍侈銑曰聲流謂馮班二婕妤好津便門以右之盛德禍侈謂衛趙二后之疾惡

轉究吾境之所暨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

至也銑曰便門橋也掩細柳而撫劔快孝文

之命帥周受命而善本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

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

軍禮以長擅利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

善曰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

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

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

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劔從之六韜曰為將者

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
 致果為毅薛綜西京賦注曰華蓋星覆北斗王
 者法而作之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壘
 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
 遠願咫尺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漢書曰丞相
 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倨敖也良
 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擡揖也
 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
 衰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
 扞汗矢言而不五臣本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
 里於遷路尋賜劔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
 五臣嫉作善曰杜郵亭名在咸陽西
 疾於作于何而不有今謂之孝里辛氏二秦記

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猶罔
 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
 使王陵攻趙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
 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
 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
 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
 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
 乃使使者賜之劔自殺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
 得筭之多者也尚書曰率籲衆感出矢言何休
 公羊注曰刎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
 下俱害之道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也
 翰曰杜郵白起所死之地名岳求索此地已改
 名孝里故云前號惘失意之貌矢直也言昭王
 拒扞直言不納反推怨以殺之闇窺秦墟於渭
 主即昭王也疾妬之臣謂范雎

城冀闕緬其五臣本堙人盡覓陞殿之餘基裁

波岷 大河切 **以隱嶙** 力忍反 善曰聲類曰

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盡貌也二衍切岷岷

嶙絕起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岷岷之長坂隱

緬微埋滅也岷岷隱嶙將平之貌陞殿階也

想趙使之抱壁瀏 幽力 **睨楹以抗憤** 善曰史記曰

無意償趙城相如曰壁有瑕請指示王王授壁

相如因持壁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

城色故臣復取壁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壁

俱碎於柱矣相如以其壁睨柱欲以擊秦王乃

辭謝瀏睨目清貌也 銑曰瀏 **燕圖窮而荆發**

怒日貌抗憤猶發憤楹柱也

紛絕袖而自引 善曰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

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搵之未至身秦王驚曰

引而起袖絕以其七首搵秦王不中搵丁煇切

濟同 **筑聲厲而高奮狙** 預 **潜鈿以脫臙** 頰忍切

善注 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擊

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

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鈿

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

離舉筑擊秦王中臙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

伺候也尚書刑德放曰臙者脫去人之臙也郭

璞三蒼解詁曰臙臙蓋矐音各一音 **據天位其**

格 向曰臙臙蓋骨也狙伺候也

若茲亦狼狽而可愍 五臣本作愍 善曰尚書

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

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

執狽音具 翰曰言始皇據 **簡良人以自輔謂**

有大位乃狼狽若此可愍也

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 善

曰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
 孫氏商君之法刑奔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
 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
 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
 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
 劔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註曰
 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 銑曰
 秦簡忠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鞅作苛法奔灰
 於道者刑也斯乃矯殺太**儒林填於坑**穽**詩**
 子扶蘇於朔邊也捐弃也

書煬而為煙善曰史言曰盧生為始皇求仙藥
 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李斯
 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
 語詣守尉雜燒之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
 熾猛為煬 濟曰李斯勸始皇坑儒士焚詩書

國滅亡以斷後身刑鞅**以啓先**五臣本**商法**
 患

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

善曰史記曰秦孝公

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
 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
 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
 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鞅史記曰李
 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
 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
 鞅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啓前 良曰國滅亡謂
 秦也商鞅竟為**野蒲變而成脯**死**鹿化以為馬**
 車裂李斯霄斬

善曰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脯
 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
 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
 謂鹿為馬也 銑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
 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假讒逆**臣
 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

本作以天權鉗眾口而寄坐善曰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權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向曰二世假借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口而自寄坐兵在

頸而顧問何五臣本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

聽惟請死而獲可善曰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其女婿閻樂謀

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

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

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閻樂

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國語單襄公逮善本子

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五臣本禍勢土崩而莫

振作降王於路左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

曰今使我齊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

殺高於齋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徐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

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漢書

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旁濟曰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立子嬰子

嬰立乃手殺高以舒國禍言秦積惡久人心離散勢如土崩雖討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

軹道蕭收圖以相劉料聊險易與五臣本眾寡

善曰說文曰料量也孫子曰地者近遠險易又曰識眾寡之用者勝也良曰沛公入咸陽

蕭何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下戶口多少地形險易何由是為漢相羽天

與而弗

五臣本作不

取冠沐猴而縱火

善曰史記曰客有說張耳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書曰羽西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

燒秦宮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狝猴也此所謂天與不取也

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

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鄧析子曰賢愚之相

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太子死懷恨入於九泉

祖下及九泉謂項羽豈可相喻也感市閭之敢阻井歎尸韓之

舊處蒸

善本作丞

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

時喻反

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居望之以

求直亦余心之所惡

温故

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

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

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

善曰說文曰敢麻蒸也然敢井即渭城賣蒸之

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今人百其身論

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文曰許面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

邑之地又魏犇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

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翰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

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

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延壽竟坐弃市吏

人數千送至渭城鼓井即渭城東賣麻蒸之市
岳言延壽惠愛在人能使丞屬號泣於闕下人
願以百身贖其罪初望之將案驗延壽郡吉止
之後聞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延壽雖有專
擅之罪然有幹時之才而望之宜存公忘私安
可許舉小恨用明法以快其心哉乃不愛人之
才成國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造千長山而慄
傳是不弘大體非天下之望也

慨偉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

舉善曰漢書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

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

錫文曰羣善必舉也濟曰造至也長山漢高陵也高祖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

之用**存威格乎夫區亡墳掘勿其而莫禦臨掩坎而**

累抃步毀垣以延佇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善曰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

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

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抃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德至于天地崩

亡則墳隴被發掘不能禦也王莽之亂諸陵皆見發掘岳見壞墳毀牆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

也**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善曰漢書曰惠帝葬安陵

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寞

靜也翰曰越於也安陵惠帝陵也其聲寂寞無以褒貶也**弔爰絲之正義**

五臣本作議**伏梁劔於東郭**善曰漢書曰表蓋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

居梁孝王欲求為嗣蓋進說王以此怨蓋使人刺殺蓋安陵郭門外蓋烏浪切

訊景皇於陽丘奚

五臣本作爰

信譖

五臣本作讒

而矜諛

隕

五臣本作殞

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

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

五臣本作之

無討

茲沮善而勸惡

善曰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

爾雅曰戲譖也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

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

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

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

可成無討謂不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

辜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

毛萇詩傳曰沮止也銑曰陽丘景帝陵也景

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

子引博局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

王起七國兵反袁盎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

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赦七國可兵

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讒謂聽袁盎之計也矜諛

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

景帝過聽盎之讒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即殺錯

此是沮天下為善者勸天下為惡者誠可恨之

此茲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

善曰漢書曰元帝葬渭陵

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闞尹之咎

穢我明德韋昭曰咎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

曰咎毀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齊曰奄

尹弘恭石顯也執此以用之明元帝可貶也

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

善曰褒猶贊美也夫君元帝也

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

置縣邑良曰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禮典

者皆廢之獨此可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

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延陵

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

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

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曰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也翰曰延

門成怵大淫嬖之凶忍勦子皇統之孕育張舅

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善曰小雅曰徂怵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

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

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

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

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向曰快縱也舅氏篡弑之漸自此開張漢宗所以傾覆也

勦絕也舅氏王莽族也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

法堯而承禪善本永終古而不刊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

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大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

曰長無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之

封為高安侯故云僭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閔切諫乃止此終古

不可刊 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

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五臣本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

善曰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葬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故云激義誠以明節后不合葬故曰孤墳 濟曰瞰視也康園平帝陵

也 驚橫橋而旋軫歷敝五臣本作弊 邑之南垂善曰潘岳

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 良曰橫橋橋名旋軫

還車也弊邑岳自謂 門磁石而梁木蘭今構阿長安也南垂南界也

房步之屈求竒疏南山以表闕倬卓樊川以激

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

息義兵紛以交馳宗桃吐汗烏而為沼豈斯宇

之獨墮善曰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

川漢武上林雅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

曰備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

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汙與洿古字通方言曰隳壞也 銑曰阿房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磁

石為門懷刃者止之以南山為闕以樊川為池如此壯麗役鬼神營之亦猶不可況人力所為

而不勞乎為此宮彫斲未畢沛公義兵已交馳於中矣凡臣弑君汚其宮而豬焉言秦宗廟尚

汚為沼況是宮 由偽新之九廟誇善本宗虞而作夸

祖黃驅吁嗟而妖臨去搜佞哀以拜郎善曰漢書王莽

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齊北

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擘于匡起兵南鄉

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為郎也

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善曰漢書

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請公車史記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

守尉雜燒之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

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向曰莽誦六藝以飾姦詐秦

焚詩書而取面牆為惡不同同歸於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

中興善曰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

亂之後故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

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

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

知仁善曰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

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

孝宣帝即位乃葬衛石追謚曰思后故太子

謚曰戾史良姊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

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

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

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

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
倡優千人樂千人邑名起於此王母即宣帝
母戾太子事時并遇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
合於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足知其
仁也詢**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善曰廣
宣帝名**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善曰廣
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
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汗下也
良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開襟乎清暑之館遊**
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

目乎五柞之宮

善曰曹植閑居賦曰愬寒風而
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

九峻其泉固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
楚辭曰忽及顧而遊目漢書曰蓋屋有五柞宮
也翰曰清暑五柞皆漢宮觀名**交渠引漕激湍生風**善曰漢
書武紀
曰穿曹渠通渭如淳曰水轉曰漕
曰交渠溝渠之名生風言水之急也**乃有昆**

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滉漾彌漫浩

如河漢

善曰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
明之池漢書曰武帝發謫吏穿昆明池

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吳都賦曰湏臾
泮汗瀆少森漫又曰泓澄齋濼傾溶沆瀣南都
賦曰布濩漫汗滂沆洋洋
溢向曰言廣大也**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

音先

且似暘谷夕類虞淵

善曰西京賦曰日月
於是乎出入象扶桑

與蒙汜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
出自暘谷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淮南子曰至
于虞淵是謂黃昏銑曰麗著**昔豫章之名字**
也暘谷日出處虞淵日入處

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

五臣本**天漢列**五臣
本作

對牛女以雙峙

善曰西京賦曰豫章珍館揭焉
中峙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

觀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楚辭曰臨沅相之
玄淵儀謂法象之也西都賦曰左牽牛而

右織女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
女象齊曰景星瑞星也言於池中起豫章觀

儀法瑞星以石刻為五臣本萬載而不傾奄
牛女之宿列於池邊作圖

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五臣本觀今數仞之

餘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

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濟曰其謀

欲使萬代不毀而纔經百餘年而便摧落豫章
觀其高百尋至今傾壞只有數仞餘址也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

頡頏胡隨流澹徒澹徒澹澆仕湛灑捉驚波所

唳直陵五臣本芟渠儼反芟善曰蜀都賦曰其

鷺于飛爾雅曰舒鳧鷺毛萇詩傳曰鳧水鳥又

曰大曰鴻小曰鴈周易曰鴻漸于陸魏都賦曰

羽翮頡頏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飛而下曰

頡頏南都賦曰嚶嚶和鳴澹淡隨波上林賦曰澆

灑賈陸字林曰澆小水聲也西京賦曰散為

驚波上林賦曰啞啞菁藻薛綜東京賦注曰菱

也芟雞頭也良曰振鷺鳧鴻皆鳥名漸進

也銑曰乘雲言飛高也頡頏鳥聲澹浮貌

翰曰澆灑出沒貌啞華蓮爛於淥五臣本沼青

啞鳥食貌菱芟草名善曰說文曰蕃草茂也澆波際

蕃煩蔚乎翠澹善曰說文曰蕃草茂也澆波際

際水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荒服志勤善作

遠以極武良無要五臣本於後福善曰釋穿池

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

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

修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
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
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而菜蔬毛實水物惟錯

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善曰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
書曰賦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
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翰曰此中物產豐乎原陸先凡厥寮司既富而
時毀之今更復也芎草也

教咸帥貧惰同整楫接權五臣本收畧課獲引

繳勺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五孝反善曰論

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其所
獲也杜預春秋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

多少也銑曰百寮主司能使人富而又教之

人皆相帥同整舟楫漁於此池有所效獲而利
之婚姻以時愁徒觀其鼓柁五臣作拖迴輪灑

人亦為樂也釣五臣本投罔作網垂餌出入挺義初加切五

來往善曰言欲迴輪必先鼓柁也郭璞方言曰

以收釣縉也輪或為綸毛萇詩傳曰縉綸也灑
亦投也挺板也又取魚叉也西京賦曰叉簇之

所攬濟曰拖船尾輪釣織經連白鳴根郎

厲響貫鯁丁尾掣昌三牽兩善曰織經連白

羽連綴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
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言曳織經於前鳴
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
扣舟罟猶繫也書曰掣牽也良曰言三度掣

鈎兩度 **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 善
 得魚 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鯢二魚名也孔安國
 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鈎羅屬著網鉅
 鈎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大索也
 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微也 向曰網鉅鈎鈎也
 微網也有在鈎及 **華魴躍鱗素鱖揚鬚** 善曰薛
 著網者皆解取也 濟曰鮪鱖皆魚名 雍五臣本
 賦注曰鬚脊也 華謂鮮華也躍鱗揚鬚言魚尚生者 雍作養
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 禮曰內
 饗中士鄭玄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稱也毛詩曰
 執其鑿刀 良曰饗人造食之人縷切言切魚
 細如線縷也鑿刀上鈴刀若飛謂疾也應
 刀刃而落於俎器中霍霍霏霏細淨貌 **紅鮮**
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 去 **御既餐服以屬厭泊**

恬靜以無欲 音俞 迴 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 善
 傳毅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
 鞏洛之鱗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

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
 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

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闔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
 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

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
 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人賂廣

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欲而民自朴 翰曰紅鮮鱗之色載成遲待也

言鱗初成實旅竦踴以待 食既餐服之而屬
 其美翻然思泊淡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

慮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 善曰言將還也策
 也馬 馮 也茵車中蓐

也手詩曰文茵暢轂是辭曰新沐者必彈
 冠新浴者必振衣 銑曰整衣冠將還也徘徊

也 徘徊

酈鎬

五臣本

如渴如飢心翹慙

五臣本

以仰止

不加敬而自祗

善曰酈鄆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毛

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良曰酈鄆水名如渴如飢者思賢人而仰

止之雖無所加 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

敬常自祗懼也

善曰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曰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

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

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向曰言思賢之心豈

敢望夢三聖如十亂或欲希冀之 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酈及

鄆五臣本作鄆 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

德延祚莫貳其一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又曰作邑於酈又曰宅

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

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

二也濟曰靈臺文王所作人願為之不日而成酈鄆之都固大其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

降吉祥也此由積道德以延祚嗣 永惟此邦云

天下無有二心之人惟其一也

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羸鋤以借

子

田沾

五臣本作治

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間

而愧而訟息

善曰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漢書賈

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鋤慮有德
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
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
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
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
所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
路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史記張儀魏人也始嘗
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
儀儀以學而游說諸侯 銑曰此郡之風雖以
略聞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子有贏餘之
鋤以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於
色也蘇秦張儀喜秦政多僻得縱騁譎詐也虞
芮二國爭田見周人皆讓其畔訟者遂息退為
閑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之化而人
情有 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
異耳

下猶

善本無

鈞

善本

之埏

失埏音植 善曰漢書董仲舒曰上

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
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
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上公曰埏和佳善
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 雖本
無此 五方雜會風流溷 淆 惰農好利不昏

善本

作勞密邇儉

險

狃

允

戎馬生郊

善曰漢書

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利說文曰溷
亂也溷或為渾尚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左
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儉狃孔熾
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 向曰五方所湊
溷亂之地農人怠惰不疆作勞溷亂昏疆也而
濟曰密邇近也儉狃匈奴也故戎馬生於郊而

制者必割實存操

平

刀

善曰漢書賈誼曰黃帝

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制焉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 良曰為政臨人亦由操刀制割惟意

所擬而成言雖溷淆戎人之升降隨善本政隆

替鐵杖五臣本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

竊善曰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

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也銑曰言為政由人但仗信義莫

不盡其情自絕管欲雖雖智不能理明不善本

賞之使竊不為也雖智不能理明不善本

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力結反善曰言

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

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字非也翰曰言

我雖不能明察任信無欲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之心庶幾免于罪戾也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善曰論語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

曰評來哲以通情向曰至如禮樂化人非我

能及以待將來之智者矣

能及以待將來之智者矣

能及以待將來之智者矣

能及以待將來之智者矣

六臣註文選卷第十

奪字客舍重校



